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中日戰爭資料

佚名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目次

第一篇 奏 疏

聯銜糾參督臣植黨疏 (文廷式等)	一
劾強臣跋扈疏 (安維燾)	四
請代奏時事疏 (劉彝等)	六
請罷和議疏 (易順鼎)	九
籌戰事六條疏 (易順鼎)	一六
力爭和議電奏一 (張之洞)	一九
力爭和議電奏二 (張之洞)	二〇

第二篇 論 著

防倭論	二三
論防倭不知剿倭	二五
論中興日戰宜出奇兵以乘之	二七

論倭事爲中國之福 二九

堅備水軍直搗東瀛論 三二

呼願篇 三五

論南洋亟宜防倭艦 四二

論中國宜結英制倭 四三

中日之戰六國皆失算論 四五

論倭人以議和爲緩兵之計 四八

論議和有十要 五〇

憤言 五三

縱論中倭大勢 五五

圍魏救趙說 五八

恭擬親主親征議 五九

答客問劉大將軍事 六一

簡大獅慘死憤言 六三

第二篇 詩詞

哀遼東賦 (杜德輿) 六五

愍平壤 (黃遠憲) 七〇

03 25 2M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東溝行	(黃遵憲)	七〇
哀旅順	(黃遵憲)	七一
哭威海	(黃遵憲)	七一
降將軍歌	(黃遵憲)	七一
度遼將軍歌	(黃遵憲)	七一
馬關紀事五首	(黃遵憲)	七三
台灣行	(黃遵憲)	七四
書憤五首	(黃遵憲)	七五
滬上感詠十首	(杜德輿)	七五
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	(陳惕庵)	七七
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	(陳惕庵)	七八
甲午十二月癸亥衝汝貴伏誅詩以紀之	(胡培元)	八〇
感事二首	(宋育仁)	八〇
聞和議訂約感賦三首	(鄒增祜)	八一
邊外雜詠	(趙濬)	八一
瀋陽雜感摘錄六首	(趙濬)	八二
湖綺樓遊仙詩五首	(王闓運)	八三
弔台灣四律	(陳季同)	八四

聞劉淵亭軍門台南內渡（楊文藻）	八五
感事二首（張羅澄）	八五
集杜拾遺句東贈劉淵亭軍門（張羅澄）	八五
哀台灣（張秉銓）	八六
書感（楊文萃）	八六
聞劉淵亭台南內渡（楊文萃）	八七
感事（徐維城）	八七
感事有作（張同）	八七
寄懷劉淵亭軍門（符天佑）	八八
昇平樓題壁（吳昌言）	八八
口占（吳昌言）	八八
續王蕉香題壁詩（袁祖志）	八八
感詠（長白佩珊女史）	八九
喜聞宋祝三宮保官軍捷音調寄滿江紅（吳昌言）	八九
感事呈劉峴帥調寄滿江紅（張秉銓）	八九
遣悶送張羅明遠孝廉入都調寄百字令（吳昌言）	九〇

第四篇 雜文

榴觴醉語 (養吾氏)	九一
中東戰紀本末書後 (金一)	一〇四
不如歸欤 (林紓)	一〇五
中日兵事本末 (羅惇齋)	一〇七
威海衛燬師記 (羅惇齋)	一二四
割台記 (羅惇齋)	一二五
牙山戰事紀實 (宛海述聞)	一二八
大東溝戰事紀實 (宛海述聞)	一三二
甲午戰時遼居憶錄	一三五
台灣八日記 (俞明震)	一五二
聞塵偶記 (筆記，文廷式)	一七〇

第五篇 小說

夢平倭奴記 (小說，高太癡)	一七五
中東大戰演義四十回 (洪興全)	一八一
第一回 東學黨無端生叛逆	一八二
第二回 保商民藉端啓釁	一八四
第三回 李傅相力持和議	一八六
朝鮮國平地起風波	
救屬國大義興師	
日政府強索兵資	

第四回	流火月中日失和	中秋日釜山開仗	一八七
第五回	毀王宮韓君被捉	焚禁地世子出奔	一九〇
第六回	葉志超茅山傳假捷	伊蘇氏水道建真功	一九三
第七回	失茅山李中堂被議	斃東溝鄧管帶追封	一九六
第八回	復平壤左寶貴中彈斃命	逃漢地馬玉崑盜馬背屍	一九七
第九回	左夫人爲夫報仇	宋將軍登壇點將	二〇〇
第十回	滅兵丁葉志超全家下獄	吞軍餉衛汝貴兄弟捐生	二〇二
第十一回	日人進取旅順口	宋帥鎮守鳳凰城	二〇三
第十二回	斬倭將聶功亭立功	賀新君王之春出使	二〇五
第十三回	聶功亭耐寒禦敵	日主帥畏冷退師	二〇七
第十四回	吳清帥自請從戎	宋宮保臨危大戰	二〇九
第十五回	除夕夜倭人犯威海	元旦日華將救登州	二一一
第十六回	丁提督退守劉公島	宋宮保貳復天粧台	二一三
第十七回	伊東氏上書勸降	丁禹廷獻船媚敵	二一四
第十八回	山海關劉峴帥練軍禦敵	順天府翁司農請主遷都	二一七
第十九回	請休兵干戈暫息	議和約星使啓行	二一九
第二十回	赴和議李相就賓館	請停戰伊侯索要地	二二二
第二十一回	出公所日人謀相圖	臨驛館日主送良醫	二二四

第二十二回	割台疆土人拒倭生變	還東省俄國仗義執官	一二二八
第二十三回	舉民主唐總統接印	聯生番劉大帥督軍	一二三〇
第二十四回	燒燬庫四方生劫掠	焚撫署各處起猜疑	一二三二
第二十五回	劉大帥智棄台北	牛番主計守基隆	一二三三
第二十六回	日人暗度打狗橋	劉帥勇鎮台南	一二三五
第二十七回	敗日將台疆患疫	勇上番彰化復仇	一二三七
第二十八回	劉將軍兩次破倭陣	勇生番亂箭助華兵	一二三九
第二十九回	樺山氏弄巧成拙	劉永福乘機設伏	一二四〇
第三十回	饒彰化倭人詭計	鎮台南勇將勢孤	一二四二
第三十一回	猛將軍積勞成病	賢夫人勸主還鄉	一二四三
第三十二回	看畫圖英雄墮淚	談戰策奸細行兇	一二四五
第三十三回	談仕途劉將軍喜歸珂里	息烽火大清主樂享太平	一二四六
一八九四年北京	（東亞病夫）		一二五三
旅順落難記	（阿倫著，繭言譯）		一二七三
第一回	蒙特加烟花銷售產	徵宛斯率水值新交	一二七三
第二回	墮落生涯投身航業	交通戰國出口軍需	一二七六
第三回	被稽查破綻朝鮮海	施尾擊開花日本彈	一二七九
第四回	有志竟成天津卸載	惟利是視大運運兵	一二八一

第五回	遼東灣觀海戰	旅順口恣流連	二八四
第六回	失故侶飄泊他鄉	作軍囚拘留匝月	二八九
第七回	離日艦泅水逃生	入清營上堂受質	二九三
第八回	馬角烏頭重羅絕地	風聲鶴唳深入危機	二九六
第九回	指顧間山河驚變色	傷心事塗炭話從頭	二九九
第十回	巧遇沙船逃出旅順	遠涉洋海重返故鄉	三〇八

第一編 奏 疏

聯銜糾參督臣植黨疏

文廷式等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爲特參忤庸驕蹇，喪心謀國之大臣，請旨罷斥，恭摺仰祈聖鑒事；伏惟倭人肇釁，變亂藩封，恭讀七月初一日宣戰詔書，仰見我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海內同欽。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借軍失地，警報叠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恭讀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辦頤和園典禮，深宮焦勞之意感動中外。普天率土，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末，可得而言，敢爲我皇上披瀝陳之。竊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年而語，國債重而民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猝募，非訓練之師也。權紛於黨，非畫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爲螻蛄當車，應時立碎，雖西人亦鑿鑿言之。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韓城失矣，未幾復敗於牙山。仁川棄矣，未幾復潰於平壤。漢江之沈艦不歸，鹿島之戰船復燬。威旅爲海門鎖鑰，今則游弋不禁矣。義州爲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衛汝費而百戰之淮軍化爲敗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校之鐵甲盡屬漏卮。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捫鴨綠之防；仁川不可窺，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師干，誰司淮止？以大禦小，以強激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驕蹇喪心謀國之李鴻章也。李鴻章受命東援，而陰勒諸將，密爲箝制。既故不爲先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肘。統計其小浦之戰，牙山之戰，平壤之戰，鹿島之戰，皆我軍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決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

倭人惟事率先發，故能制我軍之死命。我惟事事後發，故始終爲倭人所制。遷延坐誤，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爲先，內地尙設糧臺，何況出師疆外？至與外洋各國相角，尤以槍砲爲急需。李鴻章更兼兵事，三十餘年，豈其慮不及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餓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馬無資，兵自負糧，槍無餘彈，以致饑軍掠食，結怨轉民，戰士死綏，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廷所注意，海內所仰瞻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斃，皆李鴻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設糧台之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蓄志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袁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稜影響，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恫嚇。直至事機決裂，而倭人陰謀之本末，疆臣知之，朝廷仍不盡知。聞朝旨召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展轉禁錮，不使至京。代呈各路電奏，時時刪改，以就該督憲旨，務使眞實洋情，不得上聞。願算指揮，無憑遙度，奸欺蒙蔽，罪不勝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比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籠之，天下之兵權，亦李鴻章主之。朝廷倚李鴻章爲長城，李鴻章所蓄私人，以欺罔朝廷。盛宣懷爲耳目，張士珩爲腹心，丁汝昌衛汝貴爲牙爪，董照璜劉含芳爲羽翼。此數人者，皆天下所嫻笑指目，而李鴻章分布于海關電報糧台軍械各關緊要軍國重任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時病民蠹國，事皆墮壞于冥冥之中。暨乎有事之秋，躊躇爲幻，不但助李鴻章以欺罔朝廷，抑且責李鴻章以逸利，有所不恤。而李鴻章方且卵翼之，濡沫之，爲之伏誣言官，穆亂黑白，甚至奉命撤退了汝昌抗不遵旨，坐使數千里藩封，斷送于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則倭不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煤被獲，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疑突，而李鴻章之子，前

出使日本大臣李經芳，爲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械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芳，及軍械所局員，而盛宣懷述李鴻章意旨，勸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爲振鵬斥駁而止。而台灣擊獲日本運船，又爲之請旨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鎗炮，多被監守盜竊。及東事已起，猶檢不合用之前膛鎗子實於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明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間并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李經芳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及李鴻章利令智昏，皆爲倭人牽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總論此數次敗衄之故，由海軍之不得力，而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接戰，而致遠衝鋒獨進，無一艦繼之者。丁汝昌之督師有方乎？斬先逃之濟遠管帶，而獨寬統帥之罪于法。未平海軍之氣，不能振陸軍之敗。由衛汝貴擊風先逃，葉志超繼之。聞先敗數日，左寶貴有密電，有如撤衛汝貴一軍，諸將尙可効死，否則同歸于盡等語。蓋以衛汝貴遭遇韓民，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致韓民視我如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時，父子伏草叢中，幾爲下所殺。又平時尅扣糧餉，虐待軍士，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天下之人知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兩巨奸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爲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李鴻章反使護理水督事。林國祥力竭船沈，李鴻章反請暫行緩革，甚且以首先潰退，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李鴻章反以爲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敢戰之士，人人氣阻。如此，三軍之衆有不解體者乎？倭主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三即開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說，而平壤果于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四禮拜取奉天矣，又聞九月內破津沽矣。敵兵號稱九萬大隊，入寇朝鮮不已，進而窺京津沽不已，則京師重地所必窺伺。我戡守之備，無一足恃，而專委命于一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陸路之無動，京師之無

等誰能保之？軍士初起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發憤，請赴前敵，而皆阻於李鴻章塞遏。即淮軍一轟十成，津人一曹克忠，號稱能戰，於諸將中爲優，而李鴻章以當其私，遏抑之。頃聞命宋慶節制前敵諸軍矣。然以李鴻章爲後路，恐逆其妒忌，行其阻撓之計，文書之呼應不靈，餉械之接濟多缺，平壤覆轍，可爲寒心！天下士民公論，謂李鴻章如不發諸去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可得其死力，挽回既潰之局。故李鴻章一人之去留，實有宗社安危，生民休戚之關係。伏維皇上乾斷，速賜施行。若再對於庸義，迂就遲疑，則士氣仍前畏蕙，而奉天之震動，旅順之失守，皆在意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李鴻章之肉，於事奚補？且恐以罪人不去之故，致朝廷日下急詔，而天下之兵觀望不前，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此所謂同聲感憤，而不敢不泣陳我皇上之前者，如蒙皇上採擇芻言，斷以行之，請量簡知兵大員，老成宿望者，星馳往代，速籌戰備。非不知降敵易帥，兵家所慎，但以李鴻章情私縱放，後患孔長。倘再事姑容，必致大局糜爛。伏乞迅賜罷斥，然後宗社可安，軍氣可振，東藩亦可期恢復。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謹奏。

劾強臣跋扈疏

安維竣

竊維建道監察御史臣安維竣跪奏。爲強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共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嘗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國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故意勒措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罵，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即先逃避，偶遇賊即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

道，亦庶幾之，臣不復發陳。惟葉志超衝汝貴等，均係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遁逃藪，人言嘖嘖，非爲無因。而於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丁汝昌籠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於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一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一舉不可與人言，既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芳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芳乃倭賊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逆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國中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議和出自皇太后懿旨，李連英實左右其中。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我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至李連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連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殊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伎倆。其士卒恆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足以制服李鴻章而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太后皇上，乃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問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察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請代奏時事疏

劉彝等

具呈四川舉人劉彝等。爲協懇代奏事。竊聞立國之道，在乎日強，自強之本，在於得人。我朝文德武功，高掩前代。頃因征倭失利，停戰議和，受倭人百端之要挾，大旨重於輸金割地。夫輸金至數萬萬之多，任彼屯兵腹地，以索債爲名，歲給於養兵之費，已屬弱不可言。重以割地數千里，徹我藩籬，制我要害。旅順平壤姑云倭人力所自取，台灣全省，遼河以南，非倭人力所必得也。一旦決然捨去，使億萬生靈，如赤子之失父母，曠古以來，中外有此和局乎？伏維皇上大孝深仁，恐兵連禍結，沿海生民，俱遭塗炭。京城距海僅二百餘里，防其闖入，上貽皇太后焦勞，奉省陪京，列祖陵寢，尤恐倭寇震驚，故從權議和，暫紓目前。然金地有盡，寇欲無厭。羣臣所以報稱於國家者，當不如是，卽皇上之初心，亦決不如是。或者本計自強，佯爲議和之說，以作天下之十氣，而隱覘任事者之忠奸，則非臣下所敢知也。今主和議者有數說。曰：火器不精，曰：鐵船不備，曰：士卒不振，曰：糧餉不敷。請爲分別言之。夫前明之銃砲勝於本朝，然明卒以亡，本朝卒以興。彼之火器未施，我之刀箭已至。泰西諸國所製明林敦前膛後膛等，俱稱森烈，然法蘭西不免於敗，土耳其不免於亡。蓋同一武備，用之在人。在不足慮者一也。鐵船誠防海要務，左宗棠沈葆楨輩已詳言之。然如前日之何如璋，近日之丁汝昌魏照瑛，舉達年所費數千百萬之鐵甲魚雷電機，一朝拱手而授之敵人，船將焉用？况倭人糧兵在海，所貪在陸，我不與之戰陸，而偏與之爭海。前明唐順之之水師，戚繼光俞大猷之陸隊，孰得孰失，殷鑒不遠。此不足慮者二也。凡言兵者，以收爲諱，竊獨以爲不足諱。蓋望風而走，謂之潰，力戰不支，始可云敗。潰之中必有銳怒而不願潰者，敗之後必有忿激而不服敗者，此際正可申簡練，鼓忠義，韓岳之勁旅，未必無董之

逃兵。况倭兵數萬，我兵數十萬，此不足慮者三也。糧餉誠不支矣，然轉餉無費，和敵安得有費？以和
而取費於民，民必怨且吝，以轉餉取費於民，民必踴躍輸將。此不足慮者四也。四者不慮，何以捷少敗
多，愈撲愈熾？此有故焉。賞罰不明，事權不一，而任事非人之過也。以本不知兵之人，賄賂重臣爲統
領，其下則賄賂統領爲營哨官，不問其人有無才略，或親或友，借軍事爲安穩博而之地，以此輩敷衍統
兵，奈之何不敗且潰也！誠得其人以練兵，兵在精不在多，行伍進退，測量準繩之法，中西參用，凡老
弱驕縱，不堪戰事者，悉汰去之。兵少則餉厚，餉厚則勇生，作其必死之心，復予以可生之法，未有不
縱橫如意者。或恐汰兵足以致亂，豈知不能禦賊之兵，亂亦無損。團練謹嚴，足以制之矣。軍械則或購
或造，因時因地而爲。聞倭人最畏中國擡槍便捷巧中，過於子母彈。工精費約，此物即可多備，必遠致
德比英法諸利器，恐爲怯戰者之所藉口。且其器來自南洋，我兵素未演習，不諳施放，置之行陣，只娛
觀聽。不聞斬木揭竿，陳涉遠以亡秦乎？惟轉餉之事，稍費躊躇。然而捐職捐銜，又不足持。何也？州
縣爲親民之吏，每得一缺，雖科甲上兒，亦費六千金不等，他途可知。國負債則取之於官，官負債必
取之於民，同是閹割之膏血，假手而爲，何如名正言順，剴切佈告，勸民以毀家紓難。况假手者其數
虛，自取者其數實。更進一級曰，裁宮庭之冗費，核關稅之釐金，罷無用之委員，嚴行伍之冒濫。向日
素稱報効者，不入於私，而入於公。又如葉志超黃士林等當斬，則軍前正法，否則責以助餉若干萬。既
見朝廷之寬，又裨疆場之務，餉仍不敷，有是理乎？且夫能守，然後能戰，能戰然後能和者，謀國之
至計也。爲今日計，戰以尤急。倭人以勁旅驟忽海，隨地設防，百萬之師各不給。試問軍興以來，我
軍有一人一騎渡長崎之島，望橫濱之埔者乎？果有之，彼方內顧之不暇，何敢肆出騷擾？即不然，守土
之臣，濤奇堅壁而戰，其地不敢退縮，互相救援，不敢規避。倭人既憚於深入，我軍能截其餉道，何至

割肉喂虎，使之肉盡而啖人耶？且夫兵，人也，將，亦人也，將易帥難，帥爲闔臣，相乃樞臣。曩日之職兼樞關者，失機玩寇，挂名彈章，皇上固已稔之矣。今之督師大帥，去秋九月接旨，行兩月餘，始抵天津。君父之急，如此逗遛。新募駐兵山海，了無措施。幸兵有約束，不似衛汝貴之擄掠耳。幫辦大員，平昔自負清流，抗表請纓，與宋慶爲聲援。一聞倭警，策馬先歸，似三十餘營，不戰而潰。始欲追步林則徐，繼則酷似張佩綸，天下譁笑，以爲必受極刑。孰知皇恩廣大，許其再任封圻，與李培榮田在田等，如國憲何？如天下之義憤何？天下之爲皇上計者，請伸獨斷。破資格於營務中，擇其忠勇有勞，如文職之李光玖魏光燾，武職之章高元馬玉昆未得勝者，於廢官中，擇其威望素著，如唐炯者，使獨當一面，或兼統數軍。將得人而後擇帥，於督撫中擇其曾諳軍務，暮氣未深，如李秉衡者，寄以重任，使人自擇人，嚴行考取，非知兵略，而藝冠衆人者，不得記名統領。或能一藝者，始准記名營哨官。無技藝而由賄賂與情面進身之人，概行汰盡。功不必限期，權不可旁撓，勿謂資格稍卑，難資彈壓。要知能貴人者皇上也，樞臣自軍機而兵部戶部，擇其忠直諳練者，與之定計。有魏相之主持於內，乃有趙充國之成功於外。皇上聰明燭照，無俟臣下噴瀆，樞臣亦不得藉口密勿，掩飾一切。總而言之，曰實心任事。比年來臣下泄洩而發直言者，目爲躁氣，持正理者，指爲迂疏，輾轉遷延，釀此莫大之禍。倘實任事，何至於此耶？此天下所爲皆痛心扼腕而不以和爲可恃，且以得人中興，爲皇上厚望者也。頃聞倭人師老財費，力已不支，每到一處，猶開倉放賑，量材授官。愚民無知，遭其煽惑，三軍裹甲坐食，糜費糧餉，又中其計而飽之。意者人欲烹我，我必助以薪油耶？庸詎知主和議者，不於數萬萬金之中分肥自飽，多樹私黨，以心制朝廷耶？或謂割地之後，可圖恢復，不知倭國大如彈丸，尙扼我吭！而制之命。倘英法諸國，襲倭故智，何以禦之？或謂諸國交伺，不容倭人吞我，藉此可施權術。試思不得已而

字下儉安，或何體統？況有萬不足恃者。軍興一年，奉省王氣所在，半已割付他人。再遲一二年，未審樞臣闡臣輩，將置皇上於何所？舉人等百計圖維，繕械練兵括餉，皆以得人爲急。得人者安而久，失人者危而速。若鐵路鐵船，非今時所能猝辦，遷徙之舉，尤非今日所宜言。草茅下士，不知政體，不諳忌諱，謹臆罪言，干冒天威，不勝惶悚待命之至。此呈，伏乞都憲大人臺前俯准施行。

請罷和議疏

易順鼎

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丁憂河南候補道易順鼎跪奏。爲醜虜跳梁，不宜遷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恭瀝愚誠，仰祈聖鑒事。竊臣風聞出使日本全權大臣李鴻章電奏，稱倭船廿餘艘，將出廣島，若不定約，卽將犯京，請割遼東台灣兩地予倭，並賠兵費二萬萬，爲保京計，不得不然，業經定約書押等語。此外條款，不一而足。人言嘖嘖，似非無因。微臣追於杞憂，未敢緘默，謹就見聞所及，不避斧鉞，披瀝陳之。溯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與外夷凡三次用兵。一曰咸豐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緒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緒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爲我朝中外大局絕要關鍵。其時髮捻縱橫，震區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終日。而海外各國，亦復同時生變，英法合從，兵臨城下，僧格林沁敗於津沽北塘，勝保敗於朝陽門八里橋。曾國藩胡林翼諸人勤王之師，緩不濟急，敵騎長驅直入，京師不守，宗社幾危，時勢艱難，殆有百倍於今日者。假使各國要求土地，恐不能不聽客所爲。乃當日講和，不過立約通商，稍償兵費而已，初未割尺寸之土也。至若庚辰之役，俄據伊犁邊境，僅一二百餘里，使臣業已擅許，而疆臣左宗棠等，墜索還，控兵相加，大局幾將決裂。然不久卽和，僅償款數百盧布而已。不惟未割地，且並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寧波，擾台灣，陷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防戰事之

棟、不亞今日，然不過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試觀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難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難急，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虛聲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緩須臾，與之再決一戰，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即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即不然，償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各口通商，開設碼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款至數千萬，猶以爲未足，竟更復心根本宵腴要害一二千餘里之地，開門而延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倭人甚於畏英法俄諸大邦？重遼東台灣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徼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爲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創業於前，子孫守成於後，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試思太祖高皇帝，太祖文皇帝之締造遼東，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之經營台灣，取之既如此其難，棄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邇，陵寢攸存，坐使長陵坏土，自我而變爲邊界，皇太后皇上將如列祖列宗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本朝，未聞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國，未聞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島夷之事。玉斧割河，珠崖棄郡，若非叛脫，即係石田。豈有臥榻之旁，供人鼾睡，書於史冊，辱甚燕雲？坐使赤泉神州，自我而淪爲異域，皇太后皇上，將如後世史書何？此理之不可者二。遼東台灣之民，或本從龍，或由向化，二百餘年，食毛踐土，芸芸赤子，孰非我國家之孝子順孫？今乃屬之他人，儼成敵國。父母難窮，尚不忍釋其子，國家未蹙，獨何忍遺棄其民？坐使海隅蒼生，自我而化爲他族，皇太后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遼東者，北洋之藩籬，台灣者，南洋之門戶，今日無遼東，明日即可無北洋；今日無台灣，明日即可無南洋。天下畏盜之人，必求遠盜，未有揖盜於門內，而求其不發策深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遠虎，未有納虎於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見奉錦登萊一帶，不復能立誰，江浙閩粵各疆，不復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餉械無以接濟，而海運立

窮，戰守無從布置，而海防又立窮。中國將來必無可辦之洋務，此勢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灣，俄人蓄謀遼東，豈伊朝夕，况各國狡焉思逞之計，貪得無厭之懷，誰不欲拓境開疆，因時取利？今見倭人以一舉手啓口之勞，而得地如此多，獲利如此厚，雖云無故，亦必生心。倘羣起效尤，則中國雖大，恐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然此猶他國也。卽以倭事驗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難民爲生番所殺，藉端挑釁，兵抵台灣。當時大吏，不能折之以理，怵之以威，反以數十萬金賠款了局。彼見中國曷與，始漸輕視中國，而謀益迫，勢益驕。推其得隲望蜀之情，曾何已極！此日之厲階，既昔由於昔，他時之懲鑒，恐更甚於今。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此勢之不可者二。自軍務平定後，謀臣猛士，多就彫零，千百之中，僅存什一。此次徵求宿將，招集舊部，士馬精壯，已有可觀。乃甫聚又將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復聚。且所練之新軍營數幾何，練成而不用，待用之時，又將臨時另募。所購之新械，勞費幾何，購齊而不用，待用之時又須臨時另購。今日尙不能戰，以後豈復有能戰之時。再閱數年，一有緩急，如今日之將與兵且不可得。宿將舊部，消亡既盡，新募者未經戰事，對當大敵，中國將來必無可用之兵，此勢之不可者三。賠款至二萬萬之多，不知從何搜括？淨盡之後，尙有應辦之事，必需之款，何所取資？夫使賠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猶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務仍不能不辦，兵餉仍不能不需，鐵路仍不能不修，譯車仍不能不設。入款則有減無增，出款則有增無減。意外之變，尙無暇論。而彼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後款又來。以斯民有盡之脂膏，填彼族無窮之路壑，瘞肉補瘡，肉將盡而瘡更劇。抱薪救火，薪將竭而火更然。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此勢之不可者四。長白張綠，爲神宗發祥鍾靈之地。黑龍江吉林等省，爲國家植根歸宿之區。地利最多，民氣亦厚。噫此強鄰環伺，正宜乘時經略，加意保全，較之台灣，尤關緊要。一旦遼東爲倭所有，則俄自北

侵：倭從南渡，不數年內，其民與地，皆將折而入於俄與倭。東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行。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謀生，又不習鬥，一朝有事，而東三省已不能歸。退則爲倭寇所草菅，進則爲亂民所蹂躪，中國將來，必無可保之旗民，此勢之不可者五。台灣一省，饒富著稱；近來文教振興，更已變樵結爲衣冠，進侏儒於禮樂。其士民皆愛君親上，好義急公，而林維源身爲民望，官列京朝，勢不能以家委敵。况彰義之名，出自純皇帝所賜，台人固必思義而顧名，皇上又安可數典而忘祖？至於遼東之爲豐沛鄉里者更無論矣。民情何常之有？親之則親，疏之則疏，向之則向，背之則背，雖厚澤深仁，已淡於祖宗之世，而先疇舊德，不保於子孫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體。倭既據我內地，且將取我民心。以利誘之，而桀黠者，必爲倭爪牙。以威迫之，而羸弱者必爲倭魚肉。行見流民無所依歸，而西晉維時之禍起。奸民與相勾結，而羸秦勝廣之變生。殿魚爲淵，瞻烏誰屋，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此勢之不可者六。以上各節，不過據臣所私憂竊慮，粗舉大端。而其禍變相尋，尙有不勝枚舉者。以言理之是非則如彼，以言勢之利害又如此。大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爲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溷家禍恩，深悉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見李鴻章行事不讓人心，尙疑其別有苦衷，代爲原諒。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術之幻，而得其罪狀之真。所謂藏孫統雖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檜明臣仇鸞之奸，尙未至此也！且遼東台灣並割于倭，臣以爲窮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願，亦未嘗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則何不逕取遼瀋，以索登萊，逕取台澎，以索閩廈，囊括席卷，彼豈有所恤而不爲？如其始願嘗及此，明知遼東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莊，明知台灣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見。不謂有李鴻章焉爲虎作倂，教猱升木，於是倭不啻取懷而予操券以償。蓋倭力不及此，而

李鴻章之力能及此，倭願不及此，而李鴻章之願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雖奸，尙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已貨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餉兵，所納外婦，卽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詐險薄，誠不減蔡京之有蔡攸，嚴嵩之有嚴世藩。假使憑依城社，竊據津塗，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爲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而欲以烏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權執太阿，蓋亦戛戛乎難之。不圖天地躍金，陰陽鑄錯，於倭生一睦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爲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爲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爲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毛，木腐蟲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爲中國污隆，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痛滄海之橫流，所爲涕泗汎濶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李鴻章敢於犯天下之不韙，欺朝廷以其方者，窺見皇太后皇上與諸臣畏倭之心，而後藉詞保京，反自託爲忠愛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詐也。在李鴻章固以爲舍己別無他人，舍此別無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竊於此策之外，爲朝廷敬畫二策焉。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明爲鑒。不知明之亡，不亡於邊患，而亡於流寇，不亡於諱言和，而亡於諱言遷。夫國君死社稷，乃指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爲家，何代不有遷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憤紛呶，以至亡國。如早遷都江南，固尙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綱，加賦召亂者可比。一統全顯，處處完善，既無流寇之禍，僅有海邦之憂，又非明之天下糜爛，無地圖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開，形勢久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遷，又何所諱？宅中建極，莫若太原五臺，經累朝巡幸，供列聖御容，行宮尙存，盛軌可溯，其善一。京師千里之程，十日可達，往來迅速，進止從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馬健，風氣勁強，其善四。河汾太岳，表裏山川，其善五。平陽安邑，步趨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來，尤足爲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去年十二月，徽臣在都，曾以此請條陳，未獲上達天聽，若當日早定大計，則此時八方風雨，三晉雲山，業已高屋建瓴，神京擊石。砥方隅而鏡寰海，驅秦山而帶黃河，何至虛青旰之焦勞，息畿疆之危逼哉？然投鼠忌器，此後方多，則亡羊補牢，及今未晚。與其以二萬萬借資齎糧，而利歸海外，何如以二萬萬營都充幣，而利在國中。此徽臣所畫一策，曰遷者是也。又揣朝廷畏之心，不過以犯京爲慮。不知倭方果能犯京，何待今日？豈於去年京師無備之時，不敢來犯，而於今年京師有備之時，反敢來犯哉？且倭人進兵，不外水陸兩途，由遼瀋進兵，則尚有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唐仁廉在，由錦州進兵，則尚有宋慶魏光壽等在，由榆關進兵，則尚有劉坤一及俞虎恩熊鑑生諸將在，由津沽南北進兵，則尚有王文韶聶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內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祥福在，而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未必盡如神鬼，豈竟不由關津經過，而飛入京師耶？我兵未必盡屢疲毀，豈竟任其飛入京師，而毫無聞見耶？徽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請略舉近日軍事證之，以釋朝廷疑慮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陸，我所失之地，皆環也，非陸也。惟旅順威洵可謂之陸。然旅順之失，以守備爭逃，威海之失，以海軍不戰。且一由皮子窩，一由落風港，均係蹈瑯乘虛，抄後而入，不敢直犯當前。蓋其兵餉最重，精銳無多，護惜鋒銳，每虞復損，肉薄攻堅，決無此事。觀於聶士成之守堅而彼不敢犯慮天嶺，裕祿徐慶璋之守堅，而彼不敢犯遼瀋，唐景崧劉永福之守堅，而彼不敢犯台灣，况畿輔爲我最堅之地，而彼敢輕於嘗試乎？此其不足慮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國鄙遠，糜餉勞師，多一日則多一日之糧，少一兵則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驢之技已窮，騎虎之勢雖下，左支右絀，外強中乾久矣。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餉足兵多，尚以曠持爲憂，葛爾之倭，更何能堪？試觀其棄威海而不留，攻台灣而即返，不能持久，亦復可知。此其不足慮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驅。考倭之軍制，皆效德國陸操，步武

整齊，紀律嚴肅，誠有足多。而輜裝繁重，行走甚遲，以之持重則有餘，以之疾驅則不足。視中國之卷甲銜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實有長短優劣之殊。觀於此次牛莊之戰，倭由開道，甫至牛莊，曾未多時，而李光玖聞警後發之兵，亦已踵至。吳大澂，由田莊退至雙台子，親軍僅數十人，距敵僅數十里，若使倭能疾驅，非但我軍噍類無遺，卽甯錦亦恐相隨不守。而倭竟不能，豈獨於京師能疾驅數百里耶？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無援之軍，不繼之餉，而入最深之地，犯極厚之兵，是必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而後可。抄掠剽忽，不顧其後之賊，或能爲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則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險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線，長途兩旁皆水，沿途一帶，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挺禦於前，聶士成、曹成忠可以合圍於左右，劉坤一率諸將可以追躡於後，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犯我，則其後路必虛，獨不畏人取朝鮮、襲廣島耶？觀其得榮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東，得海城、牛莊而不敢深入奉錦，又何能越關津畿輔，而深入京師？此其不足慮者四。又况魏光燾堅固不搖，李光玖奮勇敢戰，牛莊雖敗，而殺傷倭寇亦足相當。倭見湘軍人人敢死，竟不敢再過雷池一步。諸將領之最忠勇者，一聞和議，皆痛哭堅臥，不肯起食，可見將士皆有死志，並非軍心瓦解，勢不可爲。且依克唐阿、宋慶、聶士成，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軍隊伍已到，唐仁廉一軍鎗械已齊，皆可與倭一決。倭人情見勢絀，漸成弩末，我卽不與之戰，而但與之堅持，再閱數時，彼力斷難支久，然後再言議和，自必易於轉圜。此又微臣所畫一策，曰守者是也。總之，以遷爲戰之地，能遷則不戰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爲戰之地，能守則不戰而已可制人之命，或遷或守，雖非上策，而不失爲中策。賠款割地，非僅下策，而實無策。伏查光緒六年卽庚辰一役，崇厚亦以頭等全權大臣使俄，與俄國定約畫押，讓地一二百里，尙非割地，且係邊外之地，經廷臣交章論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將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與

俄所定之約，雖已畫押，仍行更改，俄人終亦降心俯首，就我範圍。今昔相衡，以敵言，則俄更強大於倭，以事言，則讓地尙非割地，邊地尙非內地，一二百里之地尙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鴻章賣國之罪，尙爲崇厚所無，而以定約言，則一係擅許，一係請旨。擅許者至拙，而請旨者至工。是李鴻章賣國之術，與其誤國之心，較崇厚尤爲加倍。惟有仰懇皇上天威獨斷，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民臣，照崇厚例，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一面飭王文韶劉坤一妥備戰守，獎勵裕祿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發諭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親王留守京師。如戰而不勝，賠款割地，尙爲未遲，戰而糜款，猶勝於和而割地。如國或遷或守，而致貽誤大局，請先誅微臣以謝天下。皇上爲英主，爲屏主，中國爲強國，爲弱國，本朝爲大朝，爲小朝，諸臣爲貞臣，爲邪臣，皆視此一舉，微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聖鑒。謹奏。

籌戰事六條疏

易順鼎

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丁憂河南候補道易順鼎，稟爲敬籌戰事六條，仰懇代奏事。竊職員於本月初二日披瀝上書，本月初四日荷蒙代奏在案。現聞和議要挾太多，礙難照准。聖意振觸，薄海同欽。惟一經決裂，必有戰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爲迫近，尤當力爭先著。不揣冒昧，敬籌事宜六條，伏陳於聖主之前。一曰加兵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與其重懸賞格，不如普加兵餉。湘軍口糧，每名每月四兩二錢，各軍皆然。夫四兩二錢之銀，而欲贖其身家，賺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論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實在於此。爲今日計，惟有暫將關內外防勦各軍，月餉普加兩倍，俟戰事畢後，再復舊章。所有賞格，仍另行核給，不在加餉之內。加餉一項，以每名每月銀十兩計之，目下大軍

約十數萬人，一月不過百萬，一年不過千萬，十年不過萬萬，較之以二萬萬爲敵人充餉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擬請皇上聖鑒。一面敕下戶部，一面電諭各路統兵大臣，轉諭兵勇，一體知悉，必將歡聲如雷，感泣奮舞，而爭求效死者。兵勇既食重餉，諠不忍逃，勢不能逃，夫然後將可以死戰責兵，帥可以死戰責將，國家可以死戰責帥。譬之有廉俸而後可以責官之廉節，有恆產而後可以責民之恆心，其理一也。一曰，用地溝。越南之役岑毓英等曾行地營之法，以拒法人，頗有成效。此次各軍稍知仿辦，而丁槐尤爲熟悉。職員考其規制，微覺煩重，似不如地溝之更簡捷。地溝者，卽倭人所謂梅花坑，隨地隨時，皆可立成。只須兵勇各帶洋鐵，以備開挖之用，既可以避敵之槍砲，又可以施我之槍砲。既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擊敵之兵。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蓋敵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陸，必以大砲從船上轟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禦。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載其陸兵，乘勢而登。用地溝，則彼船上之砲，不能擊我伏溝之兵，而我溝內之兵，可以擊彼登岸之賊。如鴨綠江倭以棚布鐵桿搭橋，築成海邊倭以長條細板編筏，當時若先有地溝，伏兵於內，乘其半渡擊之，彼必不能飛渡可知。擬請敕下各路統兵大臣，嚴督諸將，訓厲兵勇，隨時隨地，實力奉行，以此爲安身立命，禦倭折衝之地，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一切辦法，不能預定，仍頒各將領斟酌妥籌，以期適用。一曰，攻老巢。自九連鳳凰以至金復海蓋營口旅順，皆爲賊老巢久矣，然其各處屯兵，實不甚多。而九連鳳凰等城之賊尤少，合計各路不過數萬，其力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人。力足以攻一處，而不足以攻數處。其不敢來攻我者，實畏我之往攻。再本年三月，吳大澂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於調度之誤，布置之疏，非攻之罪也。夫攻擊之兵，必分數路進兵，而後可使人之力薄。又必分數層進兵，而後可使我之力厚。查關外前敵各軍，遼瀋奉錦一帶，有依克唐阿二十餘營，長順二十營，沙克都林札布數營，合以徐慶璋之敵軍十數

，共有三萬餘人，可作爲中路，由遼陽進攻海城。其陳湜十營，孫顯寅呂本元共十餘營，益以唐仁廉之三十營，共有二萬餘人，可作爲東路，由摩天嶺等處進攻九連鳳凰兩城。其宋慶三十餘營，魏光燾二十餘營，李光玖數營，合以吳鳳桂之數營，徐邦道之十一營，共有四萬餘人，可作爲西路，由雙臺子等處進攻。牛莊營口三路之中，每路又各分半進攻，分半接應，必可以直搗賊巢，而不至蹈吳大澂之覆轍。且遼東一帶百姓，久望王師，高麗沿邊地方，皆附中國，若大兵進圖收復，則各處團練義民，俱可駐召響應，各處礦匪獵戶，俱可收納招降。倭之勢蹙計窮，不難立待。一曰擊賊勢。海軍覆後，彼有船我無船，彼能來我不能往，朝廷所以慎重而恐其犯京者，爲此故耳。然彼之兵船亦祇有此數，近聞台灣澎湖等處，又擊沉其船數艘，彼若攻台灣，則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則我台灣尚有兵船，即南洋亦尚有兵船，獨不能攻廣島耶？况台灣一省，朝廷此次業已度外置之，不妨即以破甌視之。爲台灣計，與其瓦全，不至玉碎，與其爲人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劉永福等，身當此時，固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必肯奮不顧身，與倭一決。擬請溫諭獎勵，令其督率船艦，逕出台灣，並請敕下張之洞令其選擇水師騎將，如黃金滿等，統帶南洋各兵船，會合唐景崧劉永福遊弋海面，以壯聲援。視倭船之進止爲進止，視倭船之向背爲向背。若彼犯津沽，則我攻廣島，雖以之掃滅賊氛，尙覺不足，而以之牽掣賊勢，固自有餘。但使彼有所顧忌，而不敢內犯津沽，則大局已無足深慮也。一曰聯外援。聞俄法兩國，願以兵艦假我，果有此事，豈非大幸。若無此事，而但有此意，亦爲難得。又聞俄人方求璋春，法人方求蒙自開礦，兩國若真能助我，即不妨各如所願以酬之。對璋春猶勝於割遼東台灣兩地，許蒙自開礦，猶勝於許各口通商，以利歸法俄，猶勝於以利歸日本。所謂兩害情形，則取其輕是也。况遠交近攻，古人之遺法，實今日之要策。擬請密敕總署，妥商俄法兩國使臣，如果兩國真能出力相助，協同勦倭，則中國

或以地爲謝，或以巨款爲謝，皆無所不可。即使不能出方助勦，面但能出爲調停，不許倭人肆意要求，則我之所全已多，即以彈春謝俄，以蒙自開礦謝法，亦未始不可。一曰絕內應。李鴻章者，日本之內應也，孫毓汶者，李鴻章之內應也。李鴻章日以本國之機密輸之於日本，孫毓汶又日以朝廷之機密，輸之於李鴻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過癱疥之疾，而李鴻章孫毓汶則爲腹心之疾。且因有李鴻章孫毓汶，而所謂癱疥之疾者，亦變爲腹心之疾。吳若早誅伯蘇，何至行成於於越，宋若早誅秦檜，何至服事於金？國家欲禦外侮，而保丕基，非亟罷李鴻章孫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皇上寬待大臣，或未忍責之重典，應請立加罷斥，以儆奸邪。倭人既失奧援，自必折其詭謀，輯其驕倖。而僉壬既黜，忠諫始升，乾斷克昭，人心共奮。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基，長視此矣。犬馬微忱，不勝迫切屏營之至。伏乞鑒核。

力爭和議電奏一

張之洞

總署鈞鑒：開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利害，顯然可見。中外諸臣，均已懇切陳奏，無待續陳。其中如旅順劉公島天津駐兵各條，尤爲可駭。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不退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後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修理？旅順劉公島常駐倭船，天津又駐陸兵，近在肘腋。旅順則津沽山海關皆一日可到，烟台尤近。彼日肆要挾，稍不滿欲，朝發夕至。且倭約各條，貪苛太甚。臺灣民悍，不甘屬倭，必然啓衅。各省軍民，必致痛哭深怨，斷不甘心。稍有枝節，彼即謂不依條約，立刻生事。彼時戰不及戰，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暫避，亦不及避。倭性兇狠，不同西國，其禍豈堪設想？查要挾各條之害，聖明豈有不知，朝廷所以勉爲和議者，不過爲保全京城根本，姑

冀目前粗安，徐圖補救。若照倭索諸條，更是自困自危之導，欲求旦夕儉安而不可得。又洋報有與中國聯合，以備戰守一條，大約是爲中國經理各省機器製造鐵路等事，尤爲險詐。查購買洋械，本難常恃，幸各省尙有數局，可造槍砲彈藥，稍資接濟。經此倭事，創鉅痛深，正須急籌鉅款，竭力擴充，運兵鐵路，亦須量力脩造。今若令倭人干預，則內地軍火運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師既不能再振，陸軍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且倭駐旅威，則自遼陽以至威海萊城周圍三千里，處處水陸皆須永遠設防，所費太鉅！當此賠款巨萬之際，防費將從何出？至蘇杭織造絲綢，川楚織造紗布，則各國亦必效尤。改造土貨，中國工匠生計從此盡矣！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威海棄則京畿無屏蔽，商民貧則軍餉無來源，各國欺凌，商人嗟怨，外患益至，內變將作，恐係大學士李鴻章昏迷之際，李經芳等冒昧應許。竊維遣員議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顧全大局之苦衷，洞雖愚蒙，亦不知仰體，斷不敢爲大言迂論，以瀆宸聰。所慮者，京城不能安，和議不能成，不論遠患，先有近憂。伏望聖明熟思深察，敕下王大臣等，迅速會議，設法補救，以候聖裁。但此時總須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諸國懇切籌商，優與利益，訂立密約，懇其實力相助。問其所欲，許以重酬，絕不吝惜。無論英俄德德酬謝若何，去中國較遠，總較倭患爲輕。此須先請各國公同告倭，令其停戰，以便從容議辦，尤爲緊要。迫切上陳，萬分惶悚。請代奏，洞肅。

力爭和議電奏二

張之洞

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噉中國，非僅占數地而已。所有秦秦旅之害，威海劉公島駐兵之害，與中國聯合備戰各條之害，二十六日電奏，已詳陳。近

開通商條目，賠款限期，尤堪駭異。各省口岸，城邑，商業，工藝，輪船，處處任意往來，任意製造，一網打盡，工商生路盡矣！倭在華製造土物，一照洋貨納稅，各國效尤，如何能拒？釐金虧矣！賠款二萬萬兩，六年付清，又加五釐利息，即借英國款轉付，分期攤還，每年亦須還本息一千數百萬兩，各海口洋稅空矣！今借款係赫德一手經理，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括，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貧極則生亂，釐款去則無餉，陸師海軍永不能練，中國外無自強之望，內無勦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遠不撤，京城亦無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國援例要挾，動以窺伺京城爲詞，更不能拒，後患不可勝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廢約，此時欲廢倭約，保京城，安中國，惟有乞援強國一策。俄國已邀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機懇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須予以界限，商務實利。竊威旅乃北洋門戶，台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卽以此賂倭者轉而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卽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倭盡廢全約，卽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酌量劃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聯盟密約，有戰事卽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船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船二十餘艘在中國海面，俄英兩國，祇須有一國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其船或開向橫濱長崎，或逕趨廣島，或遊行南北洋。兵船一動，倭發立阻。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俄英開戰。若俄英有一國相助，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同一棄地，而畫分新疆西域，可保緊要之威旅，兼存膏腴之台灣，且可盡廢一切毒害中國之約權。其輕重利害顯然。自遼東旅順國家根本；台灣歸化於康熙初年，既而開拓藏衛太定，則在乾隆中葉，先後緩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

病。台灣割棄，威旅駐兵，咽喉之病也。內地處處通商賠款，力不能還，心腹之患也。西域邊遠，腴肉之損也。蓋俄英本強，然歷次條約，尚無吞併中國之意。卽以重利酬之，於彼有益，於我尚無大損。倭專心欲害中國，正苦餉力不足，若此約允行，則從此既強且富，是我助以專噬中國之資矣。至條約各條，處處包藏禍心，而字句巧點，意圖含混，尤望將和議各條發交王大臣等細心閱看，自知其間之毒謀矣。此因和議已許割地，故擬爲此權宜轉移之策，冀以救急紓禍。憂憤迫切，仰候聖裁。請代奏。張之

洞肅。

第二編 論 著

防 倭 論

自倭奴構釁以來，論者皆謂其志在朝鮮，以愚觀之，殆假途伐虢之計也。倭與中國同洲，自古迄今，事事效法中國。其後中國與泰西互市，乃忽變法以效泰西，購艦練兵，歲糜鉅萬，財殫力竭，幣藏空虛，積十餘年，漸不可以爲繼。其欲取償於中國也，非一日矣。中國地大物博，足以自強，而朝廷吏治不修，軍政不講，草野民心不固，士氣不伸，其故何哉？上下交征利而已！中國見泰西之富，故輪船有不修，電線有局，織布有局，鑄錢有局，皆所以效泰西也。然利不歸於國，而歸於官，歸於商，則徒奪民利以爲利，而國已陰受其弊。倭人見泰西之強，故治軍用西法，選將用西法，輪艦鎗炮皆用西法，以爲取之，習練之，不與民爭利，故國雖弊而起其積弱，則國已陰受其利。夫中國所效法泰西，特商務之一端耳。舍本逐末，卽駕泰西而上之，亦復何益？方今譯洋務者，不過語言文字之細，服御器用之微，精而通之，防而像之，爲泰西厮役則有餘，而無益政事，爲中國漢奸則有餘，而無益人林。所謂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實也。此外製造測算，襲泰西之皮毛，而不能深知其意。甚且因緣爲姦，而船廠械所，皆利藪夸誕成習，而水師武備皆利途。故始則泰西攘中國之利，繼則中國之官商士工，無不自攘其利，而國家之利竭矣！倭人知中國之利宜急讓也，故耗其貲以效法泰西，而悉取償於中國，於是乎有朝鮮之師。夫倭圖朝鮮，當由長崎，取道對馬島，入釜山浦，爲最便。今乃渡兵黃海，直抵仁川，取韓京，俘其國王，諸道未下，已悉銳師奪平壤，驅中國之兵，使渡鴨綠江以歸。自平壤至義州中隔安定二